

【台湾故事·名人寻踪之九】

□许志杰

# 二十六年挥手间

——蒋介石宋美龄在台居所一览

蒋介石离开内地的那天是1949年12月10日,从此一别,海天两隔。飞抵台湾的第一件事,蒋介石和宋美龄就是寻找“新窝”。仓皇出离内地,虽然蒋介石早有退避台湾的打算,毕竟台湾不是内地,能够供蒋介石夫妇选择的居所其实不是很多。

位于台北近郊阳明山下的草山行馆,是蒋介石夫妇到台湾后选择的第一处居所。日本人曾经占据台湾半个世纪,在这里留下大量日式建筑,草山行馆便是其中之一。1920年日本皇太子裕仁要到台湾访问,为了迎接这位后来的昭和天皇,日本殖民者建造了草山行馆。裕仁到达台湾之后,因为受到当地民众的反对,不敢久留,在草山行馆躲避了两个小时就狼狈离去。1945年日本战败,草山行馆作为温泉别墅供游人使用,直到被蒋介石选中作为“总统官邸”。其实,草山行馆作为蒋介石夫妇的居所,只有短短一年的时间,第二年,也就是1950年的3月31日,他们便迁入台北中山北路五段的“士林官邸”。虽然草山行馆不再叫做“总统官邸”,但依然是蒋介石经常光顾的地方,他在此接见

政客、决策会晤、盛夏避暑。草山行馆还是备用“官邸”,专供蒋介石使用。1975年蒋介石病逝,草山行馆随即被冷落数十年,直到2002年底台北市古迹暨历史建筑审查委员会才将它列为历史建筑,并命名为“草山行馆”予以重点保护。经过台北市政府文化局重新规划,草山行馆被赋予全新内容,打造成为艺术家创作园区,免费为艺术家提供短期居住和创作场所。

然而,一场发生在深夜的大火将草山行馆付之一炬,只留下一堵红砖墙和蒋介石的铜雕塑像。台北市文管部门经过四年的修复,将草山行馆修旧如旧,馆复原样。再造后的草山行馆,集人文、艺术、自然、生态、环境于一体,成为台湾最为美丽的艺文沙龙。

蒋介石夫妇从草山行馆搬到士林官邸,一住就是26年。蒋介石病逝后,宋美龄离开中国台湾旅居美国,士林官邸顿时失去昔日的车水马龙和戒备森严,成为一座寂寞的空房子。1996年春天,也就是蒋介石逝世21年之后,官邸外花园首度对公众开放,吸引大量台湾民众

前来观赏。2005年士林官邸正式定为“国定”古迹,由台北市政府文化局管理保护。现在这里是台北最富人气的参观景点之一,尤其是开放内地游客赴台游之后,参观的人数急剧上升。士林官邸需要购票参观,每天购买门票

和进入参观的游客总是长队连连,景象十分壮观。

在台湾民众眼里,士林官邸是可望不可即的神秘之地,当时四周建筑限高,官邸周边保留了一大片绿地。穿过长长的椰子树林大道,透过绿色大



▲蒋介石夫妇住了26年的士林官邸。

【黄金销售手记之五】

□奚凤群

我的父亲特别喜欢喝茶,除了他惯用的那些紫砂茶器,还有一把纯手工的纯银提梁壶,那是他的银匠朋友专门为祝贺他生日亲手敲打而成。父亲亲极了此壶,闲来没事,便拿着软布轻轻擦拭壶身,时间长了,银壶不仅没有因为氧化变色,反而多了些包浆,显得越发熠熠生辉,流光溢彩起来。

我遗传了父亲好茶的基因,所以,只要回家,便一定会与父亲相坐品茗。

茶香四溢里,听父亲讲一些过去的老故事,格外惬意有趣。

这一天,话题不知怎么便说到了这把银壶上面。

我先给父亲讲了一个听来的故事。说是古时候,有一个妇人藏了150两私房银。结果呢,有一天她开箱查看藏银时,所有银两竟然全都不翼而飞。妇人非常吃惊,怀疑是被人偷走了,可是,她又不敢声张,毕竟是私房钱嘛。后来,她发现箱子里有一大堆白蚁正团团围在一起,吃着残存的银粒。妇人一气之下,便把这些白蚁全都投进炉中,以解心头之恨。没承想“火烧蚁死,白银复出”,一称,恰好150两。

“原来看韩剧的时候,看到很多家庭用银餐具进餐,还以为是奢侈摆阔呢。”我一边为父亲沏茶,一边继续说,“后来才想明

# 一把银壶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印记

白,这历朝历代都是用银器来试食物是否有毒啊。”

除了上面这个故事的佐证,我还看过一篇文章,说是一升水中只要有十亿分之一毫克的银离子,便足以使细菌无法生存。所以,我十分肯定地下了结论。

“这个是自然,用银壶盛放的饮水,可以保持几个月不腐败。李时珍早在《本草纲目》里便大加赞赏过,说银能‘安五脏、定心神、止惊悸、除邪气’。在古埃及,就是距今两千多年前,人们便知道把银子覆盖在伤口上杀菌,防止化脓。据说长期使用纯银制品,能增强精力、延年益寿!”父亲响应我朗声而说。

“那您这把宝贵的银壶,仅仅是它的健康特质以及您的朋友亲手给您打制的原因,您才如此钟爱吗?”我突然想问个究竟。

“你是只知其一,不知其二呀!”父亲将目光投向这把小小的银壶,突然又叹了一口气说:“这把银壶的珍贵之处,其实是它的技艺。这种技艺恐怕快要失传了!”

“技艺?”我一脸不解。

“先不说这壶身是老匠人一锤一锤用银薄片锤打而成,光看这壶身四周的花纹……”父亲用手指向壶身四周的梅兰竹菊图,继续说,“看着是不是很简单?可

是,它偏偏是最不简单的。因为就算是一个技术娴熟的老匠人,一天也只能錾出这么一把壶。对,这种技术有个专业名词叫‘錾活’,是老匠人吃饭的本领。只是现在,会这个活计的人恐怕不多喽!因为培养一名技术工人,至少要花费三年的时间,而且只是掌握基本技艺,独立完成则需要五年。这个年头,谁还愿意为了这样一件小小的手工艺品费时费力?”

巧极了,这一天,我去银行拜访客户,闲聊中不知怎么将话题转到金银产品的创新上面。我突然想起了父亲的银质水壶,便将和父亲谈话的内容转述给客户听。

“就算‘錾活’这项技术很了不起,但不能传承下来,还有什么值得炫耀的?”客户听完我的解释,略一思忖,便如此问。

“传承?”我突然灵光一现,一脸惊喜地说:“我们不是一直在想如何创新产品吗?何不做一批印有这种技术印记的银壶?”

“你是说咱们也用‘錾活’工艺,做一批既可自用又能收藏的银壶?”客户问。

“对,咱们找国内顶尖工艺大师监制,把这金银细工的‘錾、研、抬、刻’技术全应用到一把小小的壶上。再把精铸倒模、磨砂工艺、珐琅彩工艺、镶

溪镇的慈湖畔。这里山清水秀,景色与蒋介石的老家浙江奉化溪口十分相似,蒋介石为了寄托自己对故乡和母亲的思念,将这里命名为“慈湖”。慈湖或许不是蒋介石魂牵梦绕的溪口老家,却是其聊慰乡愁之地。如此“直把他乡作故乡”的惆怅与遗憾,始终是那一时代的死生哀愁。更令人唏嘘不已的是,这对很多人眼中最和谐的“政治夫妻”,去世后却各天一方。2003年10月23日,宋美龄在美国逝世,享年106岁,她被安葬在纽约上州的芬克里夫墓园。墓碑上用英文镌刻着:“蒋介石总统夫人——宋美龄”。葬在这座墓园中的还有宋美龄的胞兄宋子文、民国时期著名外交家顾维钧等。

蒋介石统治台湾近30年,岛内遍地都是蒋介石的痕迹,仅以“中正”命名的路全台就有190多条,一个屏东县“中正”路就多达24条。当然这个数字比起“中山”路尚稍逊一筹,毕竟,“孙中山”是蒋介石挂在嘴上的“国父”。另外还有“中正大学”,各式各样的蒋介石雕像更是遍布台湾城乡,几乎每一所大学、中学、小学都有他的塑像。蒋介石亲笔题写的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更是每一所中、小学必挂的“校训”。近些年,在极少数“台独”分子的鼓噪下,蒋介石痕迹屡遭冲击。首先是1980年建成开放的“中正纪念堂”,经历了民进党陈水扁执政时期的更名风波。“中正纪念堂”被改称“国立台湾民主纪念馆”,牌楼上的“大中至正”改为“自由广场”。虽然国民党马英九执政之后将其改回,但由此刮起的“去蒋”风并未停止,屡有蒋介石雕像被推倒或遭涂鸦的事情发生。

作为一个时代的代表性人物,蒋介石和宋美龄的名字将被永久载入史册。与之相关的历史遗迹,同样应该保存下去,这是对历史负责,也是那段历史应该得到的尊重。

(本文作者为媒体从业者、知名专栏作者,出版作品多种)

讨饭这种事,大概是古已有之。一般的乞讨说不上雅,有的是真可怜,有的是装可怜,有的是真有病,有的是装有病,有的是真残疾,有的是装残疾,反正,要激发起人们的同情心和善心,让人心甘情愿掏出点钱或东西来。

乞讨过去叫“讨饭”,那是真讨饭。我小时候在家,经常见到有叫花子上门来讨饭,父母就舀一小碗大米给他们。有时,在小餐馆见到要饭的,老板会给碗剩饭或剩菜打发一下。不过,现在的乞丐大都不能叫“要饭”的了,他们只要钱,钱少了还有点嫌弃,叫他们“讨钱”的或“要钱”的似乎更妥当一些。

乞丐有真有假,这里不做讨论。我想说的是“雅乞”,就是那种比较优雅的乞讨。这类乞丐好像外国比较多,其实中国以前也不少。上个世纪60年代的老电影《大浪淘沙》中有这样一幕,于洋扮演的靳恭敏在济南街头看到一老一小唱着《琴声悠悠唱济南》的小调:“大明湖呀千佛

【以文为戈】

# 另类“雅乞”

□刘武

山,七十二泉呀天下传”,居然还是正宗的山东腔。接下来,他又看到一群人围着一个玩杂耍、练功夫的。这唱小曲和要把式的,就都是“雅乞”。

中国著名的“雅乞”中,瞎子阿炳算得上一个,他一生中很多时间就是靠在大街上拉二胡乞讨为生,并创作出几首流传后世的二胡曲。春秋时期的楚国人伍子胥据说也做过一段时间“雅乞”,他全家被杀,混过昭关,来到吴国都城苏州时,已身无分文,只好吹奏随身携带的长箫,借以乞讨过活。

我在国外旅行时,见到过那些五花八门的“雅乞”,比如有人在街头敲打塑料桶,有人把自己装扮成一尊雕像,有人弹吉他或吹口琴,反正,这都是当众要一门手艺,也不说任何乞讨的话,就等着人们自觉自愿给掏出些零钱。相比那些低三下四、拱手作揖甚至可怜巴巴要人行行好、救命的叫花子,“雅乞”当然显得更有尊严、更有艺术感,更让人愿意帮助。

不过,有一种另类“雅乞”,却是我第一次听说,令我脑洞大开。不久前我去拜访一位86岁高龄的书法家,老人告诉我近几年他碰到一种情况,让他防不胜防、不胜其烦、有苦难言。

那是什么情况呢?原来,这些年来,他经常接到电话,说是某某出版社或画社,出版了一本他的作品集,想送给他两本样书。老人开始不知有诈,就说请他们寄过来即可。隔了一段时间,那些人又打电话来,问是否收到样书。老人说没有啊,从来没有见到过。那些人就说那我们派人给你送过去吧。

不久,有人找上门来,一般都是妙龄女郎,穿着时髦,能说会道,真的给老人递过一本画册,或单册,或合集,封面都是这位书法家。接下来,女郎就坐在老人家里耗着,不拿走你两幅字画绝对不动身。老人无可奈何,又不能打电话报警,只好送两张字画打发了事。

关键是,老人说:“这些出版物都是假的,有的是盗用出版社名字,有的是用假出版社名字,可能他们也就印几本,然后就借此上门来讨字画。”老人指着屋子一角的各种画册说,这些都是,一年能收上百本,里面书法家的照片和作品都是从网上下载的。

这种“雅乞”可真是闻所未闻,上门乞讨,不要饭不要钱,直接要你的作品,然后拿你的作品转卖出去,赚得可不是一星半点儿。

我去地铁的路上有个瞎子,常年坐在路边拉个二胡,永远一个曲调。不管天气多冷多热,他都坚持不懈,印象中至少有五六六年了。他虽然穿得破破烂烂,肤色黝黑,拉的曲调也不好听,可我觉得他是真正的“雅乞”,比那种拿着假画册上门去要字画的时髦女郎要强得多。

(本文作者为央视电影频道导演,作家)